

#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下班路上,手机叮咚一声,打开,是一则短信: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向所有军嫂表示崇高的敬意,祝你们生活愉快!心里涌过一阵暖流。这样的问候,从上个世纪的书信,到如今的短信或鲜花的问候,已是第27次抵达。

上个月,几位文友雅集于莫愁湖畔的一栋小楼,主办老师介绍了文友们的创作经历,又特意介绍我说:这位文学爱好者,也是一位军嫂。与会老师的眼光转向我,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在那些充满敬意的目光中,读懂了他们发自内心的炽热真情。是的,军嫂——这个有特定意义的词汇,它的内涵,代表着奉献、艰辛、付出……回去的路上,回忆走过的27年风雨“军嫂路”,酸甜苦辣,各种滋味,弥漫于胸间。

2008年冬的那场大雪,时至今日依然铭刻在记忆深处。我带着年幼的女儿,从家乡南通赴河南许昌,开启第一次探亲之旅。费尽心机托人买到从南京到郑州的火车票,但大雪封路,火车停运。六合的战友小芮得知后,约定在六合会合,他驾驶私家车,护送我们前往河南。开往六合的大巴一路走走停停,透过车窗向外

位于东湖路70号的东湖宾馆,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上海市委东湖路招待所。从1980年开始逐渐对外开放,逐步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结束了由国家财政补贴的历史。如今,同类的这一批宾馆都敞开大门,普通老百姓和中外宾客一样,均可以登堂入室了。

老上海人知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只有机关事务管理局(简称机管局)所属的锦江、和平、衡山等,所谓十大饭店,还有就是新亚饮服公司的一些社会老饭店,如新雅、东亚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国旅游者蜂拥而至,酒店的现状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在1984年,上海市政府决定成立锦江、华亭、衡山、东湖以及新亚等“五大集团”,从此,走上了和世界旅游业接轨的市场经济的经营模式。

那么,东湖集团为什么以“东湖”为名呢?为什么不用旗下同样知名的“西郊”“兴国”或者“瑞金”等呢?笔者认为:东湖路招待所是原来上海市委招待处的“大本营”,有接待任务,就是东湖路招待所派人去负责接待。当时的“414”和“415”招待所等地方,平时只有几个工作人员,有任务或者来了重要客人才会在市委招待所的统一安排下,从东湖招待所派厨师等人去。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听市委招待处管理科老接待人员龚庆祥和特级厨师徐金宝说:当年,他们上班都在东湖路招待所。东湖的名气比其他招待所名气响,加上其他招待所对外还是大门紧闭,是“保密”的,外面不甚了然,久而久之,“东湖”这二字就深入人心,成了一个著名品牌。八十年代集团在厨师特级考核时,徐金宝不愿参加考核,曾对我说:“招待处每次重大接待任务来,都是我主勺,这就是‘天天在考试’,只要每次接待任务完成,客人满意,领导肯定,我的考试成绩就优秀,我从不取懈怠马虎的。”他的话,语气与腔调,至今在我耳边。

从1979年提出“414”招待所对外开放,到1984年成立集团,用“东湖”冠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望去,天地间白茫茫一片,狂风夹杂着雪花,纷飞飘扬,壮丽的雪景成了压在心头上的焦虑。凌晨时分才到六合,下了大巴,寒风凛冽,呵气成霜。我紧紧握着女儿冰凉的小手,她竟懂事地扬起冻得通红的小脸蛋,说:“妈妈,我不冷。”昏黄的路灯下,我看见在

风雪中等候的小芮,绿军装上已覆满雪花……之后近10个小时,辗转颠簸,舟车劳顿,抵达部队时已近正午。长时间的紧张驾驶,一到目的地,小芮已经累倒在方向盘上……

部队在许昌郊区,四周是大片的农田,空旷而辽阔。清晨,天还蒙蒙亮,隐约可见远处田地里覆盖着一层浓霜,营区内就响起嘹亮的军号声,战士们开始跑步做操,口令声铿锵有力,响彻云霄。家属区没有电视,电视的信号也是断断续续,但是那儿有一个军人图书馆,女儿便找到了乐趣。当年才读四年级的她捧起厚厚的《战争与和平》《三个火枪手》,还有麦卡洛的《荆棘鸟》。火热的军营里,孩子感受着充满朝气的拼搏精神,而远离电脑电视的日子,培养了她安静读书这一受益终身的习惯。

2011年夏,我们一家

一到夏天,离不开的水果就是西瓜了。每当奔波于室外热浪中时,心里就涌动着那股对西瓜的渴望,想象着那鲜红的果肉,带着汁水与丝丝缕缕的凉气,在口中交织弥漫,缓解着后背黏腻、不适之感。当回到家里,切开用凉水冰过的西瓜,听到“咔嚓”的开裂声,真真切切尝到果肉下肚时,那感受正如王祯在《农书》里所言:西瓜“食之如醍醐灌顶,甘露沁心”,什么夏日的骄阳如火、暑气熏蒸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此时此刻,没有什么事是半个西瓜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一个!我时常觉得西瓜是夏天最慷慨的甜蜜,做个“吃瓜群众”格外快乐。古往今来,也有不

少文人墨客吟咏、称赞西瓜,甘为“吃货”,如宋代诗人文天祥写的《西瓜吟》“干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就把吃西瓜的感受写得细致入微;清词人陈维崧的一首《洞仙歌·西瓜》,更是读后让人垂涎欲滴,“嫩藕凉飔,正红冰凝结。紺唾霞膏斗芳洁。傍银床,牵动百尺寒泉。缥色映,恍如玉壶寒彻。”说起西瓜品种,“南汇8424”是许多上海人夏天心中无可替代的“瓜王”,我们家也不例外,每到夏天,总要指定买“8424西瓜”,尤其是丈夫,买西瓜时总叮嘱我,“就要这个哦。”起先,我不知道为何是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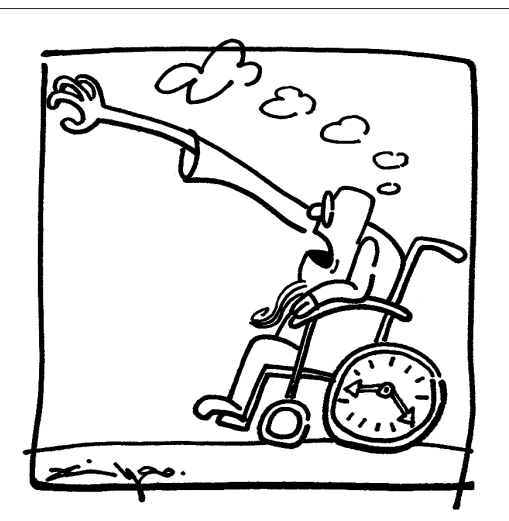
在南京团圆,终于结束了“团团清影好,偏照别离愁”的日子。休息日,一家三口骑车游览各处风景名胜、人文古迹。晚上,女儿在家里认真做功课,我阅读从南图借来的图书,先生看他的医学专业书籍,各自专心,一屋书香。

如果说做一名军嫂的遗憾,那就是对双方父母的亏欠。多少个深夜,忽然从梦中惊醒,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他们,凉夜愁肠千百转。今年春节前,我们奔赴故乡去探望先生的父母。婆婆有肾病,身体一直虚弱。87岁的公公还在田间忙碌着。当我走进厨房,突然很震惊,这儿的一切井然有序。公公只擅长农活,并不擅长家务,甚至在过去不会做饭。然而在生命的年轮滑入垂暮的时候,在他的妻子重病的时候,他成了妻里外外都能操持的一把好手。给我们的电话里,他永远都是一句:都好着呢,你们放心吧。我望向田野,田野里葱葱生长着一大片黛青色的塌棵菜,突然觉得,公公就是一棵了不起的塌棵菜,在大地上传递着生命的光彩。

前年中秋节回南通看望我的父母,86岁高龄的老父亲,坐在桌边,用放大镜看一张报纸。桌上摆着我们中秋节寄过来的苏式月饼,八个月饼只吃了一只。我知道,这样甜到齁的月饼,并不适合老年人,而母亲有糖尿病。人到中年,到了给父母买月饼的年龄,才发现人生有那么多月饼之外的苍凉、无奈。去年父亲节那天,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能得到有限安慰的是,军人家庭总是带有家国情怀的底色,2021年冬,女儿曾对外外公婆做过五个小时的电话采访,整理出近三万字,记录下他们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生活,还获得全国大学生家事史大赛二等奖。

感谢军嫂这个称呼,27年,我记住了曾经的青春的热情,生命飞扬的追求,爱的梦想,和对亲人的生命之爱。军嫂,永远是让我引以为豪的身份。

## 美食



智慧餐 郑辛遥 孩子越优秀,往往离父母越远。

谈“物”字肇始要有个引子。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位玉文化学者发表《良渚“玉石文”》,论及良渚玉器上的文字并取名“玉石文”。不久前该文作者持开门的良渚中期玉钺,请我识读解析上面的刻文。钺是有特别装饰效果的斧子,不同器型的钺,有作为象征权力、身份的礼器用,也可作农具或武器用。此玉钺两面各有25个玉石文分成两组。我初步研读系祭祀祷祝内容,祈求风雨及时适量,农事顺利稻谷丰盛(我国在10000年前开始驯化野生水稻,7000年前水稻栽培已达相当高水平)。赫然发现其中竟有与甲骨文“物”(图一)构形相差无几的玉石文“物”(图二)。

举甲文“物”分析,我不认同学界的两个观点:1. 甲骨文中的“物”字,左边“牛”,右边的“勿”则表示牛的颜色不纯或杂色。2. 展脉路:勿是物的先造字,物是犁的先造字(犁的字根刀即卩,是去土块“勿”之岔出)。

早年我作为上海知青赴原始落后的北疆务农,住茅草顶的土坯房,点无玻璃罩的陶碗上置灯芯油灯,使用原始器具从事原始劳作,所以我有过“殷商农耕社会”的实际生活经历,对于3500年前源于生活的甲骨文构形原理与构形艺术,我有着深度共情和切身感悟,由此解析与识读出许多甲文。谈到牛耕“物”,当时我们生产大队的四个生产小队只有一头牛,用牛要预约,农事紧时预约不到牛只能人耕,前面一人拉“勿”,后面一人操作“勿”,那境况比牛

最终在南汇成为当家家品种,从此,人在上海也能吃到皮薄汁甜的西瓜了。更令人羡慕的是,吴明珠院士的爱情比西瓜还甜,丈夫杨其祐为了支持她的工作,甘做“铺路石”,从北京也追随她来到新疆,舍弃了自己的事业,并经常在工作及生活上帮助她、呵护她。前几天,我和丈夫又买了“8424”,一起分享,丈夫注意到我把红瓜瓢啃得一点儿不剩,只有白茫茫的一片瓜肚,打趣我,“怎么如今还爱吃白皮了”,我把吴明珠及其丈夫的故事也分享给他,他也吃得格外干净。这大概是我们心中最朴实的致敬。感谢您,吴明珠院士,送给我们每一个清甜的夏天。

编号,直到有一天心血来潮一查。原来,我们今天能实现吃瓜自由,并且能吃到西瓜中的“爱马仕”——“8424”,都离不开一个人——吴明珠院士。当年她主动请缨,从北京前往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新疆,开创新疆甜瓜和西瓜育种事业。从梳着两条大辫的小姑娘到两鬓斑白的老太太,60多年来,她培育了30多个品种,其中就有“8424西瓜”。而“8424”这神秘稀有的代号,指的就是她在1984年培育出的一组西瓜良种,定名为“早佳8424”。“早佳”指的是早熟品种,品质上佳,“84”即为1984年,“24”是指第24组良种。1988年,“8424西瓜”成功引入南汇试种,

勿中数点是翻起的土块。翻土时地面的土调整到下面去,勿便有了“不要”衍义。勿前加牛,点明物是牛拉着勿耕地。补笔,从耜(图四)的甲文可以清楚看出,人双手扶勿(无土块的勿也作“方”,又上有踩脚横木,是耒的另一款)在翻土,表达借助“勿”翻土耕地。耜是耒的先造字,此字演绎到小篆,扶勿部分误写作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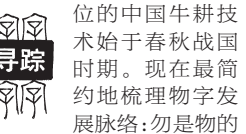
30多年前我曾写了逾四万字的《从甲骨文看商代农业》学术论文,其中谈过“物”;也曾

在拙翻译评论《日本的篆刻》(西冷印社出版社)书中就日本印坛前贤高芙蓉“流光欺人勿蹉跎”印中的勿被错读,在赏析该印之余分析过“勿”。两文基于甲文“勿、物”识定中国牛耕始于起于商代。我不认同资料记载的观点: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牛耕技术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现在最简约地梳理物字发展脉络:勿是物的先造字,物是犁的先造字(犁的字根刀即卩,是去土块“勿”之岔出)。

最终在南汇成为当家家品种,从此,人在上海也能吃到皮薄汁甜的西瓜了。更令人羡慕的是,吴明珠院士的爱情比西瓜还甜,丈夫杨其祐为了支持她的工作,甘做“铺路石”,从北京也追随她来到新疆,舍弃了自己的事业,并经常在工作及生活上帮助她、呵护她。前几天,我和丈夫又买了“8424”,一起分享,丈夫注意到我把红瓜瓢啃得一点儿不剩,只有白茫茫的一片瓜肚,打趣我,“怎么如今还爱吃白皮了”,我把吴明珠及其丈夫的故事也分享给他,他也吃得格外干净。这大概是我们心中最朴实的致敬。感谢您,吴明珠院士,送给我们每一个清甜的夏天。

## 「物」字肇始

徐梦嘉文图



梦笔寻踪

上世纪70年代,我们弄堂里有一位业余调解邻里纠纷、夫妻矛盾和婆媳关系的陈阿姨,大家亲切地叫她为“老娘舅”。她是我的老邻居,约莫六十岁,短发,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原是纺织厂的工会组长。弄堂生产组的姑娘小宏与饮食店的青年小文结婚后,常为一些琐事吵架,还都拿家里的碗筷、水瓶、面盆出气,扔到门外,热水瓶爆裂,吓得邻居也不敢上前劝架。吵到后面丈夫动了手,妻子逃回了娘家。陈阿姨知道后,待小文在家门口乘风凉之际,经常搬只小矮凳坐在他家门口,一次又一次促膝相谈:俵屋里向里里外外的事都是她做的,连徐姆妈的衣服都是小宏帮着洗的,算得上好媳妇了。陈阿姨说破了嘴,磨破了皮,用女人特有的柔情打动了小文的心,使他去小宏家认错并接回了老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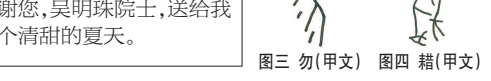
居委会经常发放灭鼠的油条诱饵到各家各户。潘家姆妈将残余的诱饵放在了门口垃圾袋里,没想到邻居周家阿婆的老母鸡吃了死了。周家阿婆要潘家姆妈赔只老母鸡给她,潘家姆妈不肯啊。油条是我扔在垃圾袋里的,又不是我扔给你家鸡吃的。双方从相互谩骂到用鸡毛掸子和扫帚打起来。邻居们叫来了陈阿姨,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解后,潘家姆妈同意将自家老母鸡一个月里生的蛋送给周家阿婆。周家阿婆倒有点难为情了:“半个月够了,还有半个月俵自家也要吃的呀。”这是陈阿姨调解有方,总能采用合适的方法让双方当事人都能接受。

弄堂里有不少“七十二家房客”,几家人合用灶披间,在几乎是零距离接触的生活状态里,难免会磕磕碰碰。某家王阿姨炒菜时经常去倒邻家的油盐酱醋,惹得邻居很是不快。有人便在糖缸里装了细盐。高度近视的王阿姨不知其情,又顺手舀了邻居的“白砂糖”,红烧肉成了红烧咸肉。她有些纳闷,用手蘸了“糖”尝尝味道,方知被捉弄了,一怒之下将邻居的瓶瓶罐罐打翻在地,相骂由此开始。陈阿姨又是及时赶到,了解情况后,首先批评了王阿姨贪小便宜有错在先,又扔掉了人家好几只调味瓶,错上加错,必须道歉。王阿姨还想争辩,被陈阿姨一把拖进屋里,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妙招,没过多久,王阿姨就向邻居道歉了,并赔了半斤油票。

婆媳纠纷也是弄堂里常有的事。洪家儿媳生娃,婆婆喂孩子奶糕时常在自己的嘴里试温度,媳妇阻止过多次,婆婆仍坚持自己的做法,气得媳妇打掉了婆婆手上的调羹和碗盏,奶糕泼了一地。婆婆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又爬起来与媳妇扭打在一起,互抓头发。陈阿姨到场后,先让婆婆躺在竹榻上休息,又去她家面盆里取了一块冷毛巾给满头大汗的媳妇揩面。婆婆气呼呼地说,四个儿子都这么带过来的,怎么孙子就不能这样啦?媳妇也说,婆婆太腻心了,伊舔舔,小囡吃吃,不生毛病怪了。陈阿姨耐心开导婆婆:现在只有一个小宝宝,讲点卫生,不让小宝宝生病是对的,依试温度可以在手背上试,说着还拿起奶瓶作了示范。又对媳妇说:婆婆在家里既要买灶烧,又要带小囡,不容易的,做错啥呢,依尽量让徐文文烧,又要讲,依不好对婆婆动手的。最后媳妇低下头来并向婆婆认了错。

那个时候,像陈阿姨这样弄堂“爱管闲事”的“老娘舅”还是蛮多的。抹平裂痕,修复邻里关系,营造稳定环境,这些弄堂老娘舅可算是功不可没。

耕的商代还要原始。唐代李白诗句“地不语而万物生”,大地承载与滋养万物,“耕地物”遂有“物体物”的衍义。农耕社会开垦荒地用石斧砍斫地面林木,开辟出适于耕种的土地,再以“物”翻土耕地。钺刻在玉钺(斧)上玉石文“物”,形式与内容契合。玉石文再往前追溯,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等除图腾与符号外没有表示牛耕的更久远的中华文字。拂去悠悠历史尘埃,谛视沧桑年轮的玉石文“物”,我思绪起伏。这是5000多年前有生命的良渚活化石“物”字,无疑是“物”字肇始,“物”的长歌。那么中国牛耕应始于更早的良渚时代。至此,我为亘古亘今又灿烂辉煌的中华汉字文化与农耕文化由衷地发出赞叹!



图一 物(甲文) 图二 物(玉石文) 图三 勿(甲文) 图四 耜(甲文)